

会聚天下之中 研讨中原诗歌

河南省第十八届黄河诗会在汝南召开

本报讯(记者马朝霞)9月29日,由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学院、河南省诗歌学会主办,驻马店日报社、驻马店市诗歌学会、汝南县委县政府承办的为期3天的河南省第十八届黄河诗会在驻马店市汝南县落下帷幕。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佩甫,省文联原主席、著名作家南丁,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郑彦英,河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张鄂,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著名评论家何弘,《诗刊》编辑部主任杨志学,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省诗歌学会会长、著名诗人马新朝,驻马店市政协主席、著名诗人刘军甫,以及省内外的近百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参加了此次诗会。会议开幕式和研讨会分别由省诗歌学会执行会长、《党的生活》杂志总编辑高金光和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元成主持。

驻马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驻马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省诗歌学会副会长,著名诗人刘根社介绍了驻马店市诗歌队伍的发展与现状。驻马店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诗经》中《汝坟》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驻马店。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从天中大地上走出了林染、易殿选、程光炜等全国著名的诗人。当下,余子愚、衣水、蚂蚁、江野等,也在全国逐渐崭露头角,驻马店诗群正在成为中原诗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会上,马新朝代表河南省诗歌学会对河南的诗歌发展状况进行了工作汇报。他希望河南诗人要加强团结,经常交流,加强诗坛评论,重视本土诗人。与会诗人、诗歌评论家围绕“突围、突破——中原诗歌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谢克强、南丁、杨志学、单占生、子川、何弘、张洪波、孔祥敬、谷禾、张鲜明、邹建军、陈有才、罗小凤等诗人、诗歌评论家纷纷发言,为河南诗歌把脉。认为中原诗歌是进入新诗以来生存状态最好的时期,应该继承中原诗人的探索和不断创新精神,对中原诗群的外延与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和探索。

诗会经研究决定,授予为中原诗歌创作和河南省诗歌学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旭旺、萍子“河南省第二届中原诗坛突出贡献奖”荣誉称号。决定增补孙友民等13位诗人为河南省诗歌学会理事。与会诗人还到汝南县产业集聚区、天中山文化园等地进行了采风。

黄河诗会是河南省诗歌学会主办的全国性诗歌学术交流活动,从1986年在郑州黄河游览区举行第一届黄河诗会以来,迄今为止已举办了18届,对推动河南省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成为河南文学面向全国的一个响亮品牌。黄河诗会作为全国文学界举办届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较广的文学活动,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的赞赏和好评,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诗歌创作的传播与发展,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市青年诗人马万里、琳子、张艳庭、刘良伟参加了本届诗会。

沉吟的草根

□ 查仕成

流浪歌手

夜晚,喧嚣的街边
一对年轻的歌男弄弄着法
用稚嫩的歌喉诠释生活

小小音响洒满风尘
歌却是流行的
脚下的舞台,多么地大多么地大啊
而行人很少下来
纸箱底陈旧的分币
像盯向生活的眼睛

漂泊只为生存
流浪只为梦想
年轻兄弟用掉色的吉他
拨响了游子的心弦

发传单的女学生

怀抱厚厚一摞传单
在街口,怯怯地送出一份少女的答卷

黑里透红的脸庞青春动人
朴素的衣着遮不住成长的美丽
浓重的乡音,让人想起老家的青玉米
想起那片生生不息的黑土地

趁着假期挣一份学费
替长年奔波的父母分担一分道义
穷人的孩子总是
先想到别人后想到自己

谁自强自立
谁就夯实了幸福的根基
谁心怀感恩
谁就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可爱的小妹妹
一边散发广告传单
一边传播着生活的哲理

卖苹果的农妇

用一辆农用三轮
把一季的成果展示在街边
供往来的路人评判挑选

黝红的皮肤遮掩了她的年龄
粗壮的胳膊袒露着
心头上的一桩桩家事

生活的刀
模糊了她的性别
淡化了女性的轻柔
偶尔的微笑
还是流露出草根下的母爱



丁井文先生素描像。 黄永玉 作

不久,他谢绝了自己在中央警卫团的老领导、老首长,这时位在中央领导人之列的汪东兴同志的好意,组织上想安排他到南方某省担任重要的职务。丁井文则对老领导说,他还要继续留在美术界,为美术事业的繁荣服务。后来,文化部成立了中国画创作组,他受命担任常务副组长。他首先列了个名单,按名单逐一找到画家,组建新时期的创作队伍。这时,石鲁在西安还受着迫害,一度精神失常。丁井文和华君武一起请示领导后,井文先生又亲自到西安,接石鲁到北京治病。先后调动李可染、李苦禅、刘海粟、程十发、朱屺瞻、董寿平、黄胄和石鲁等,使数十位画坛精英陆续来到中国画创作组。劫后余生的老友们,会聚一堂,庆祝重获自由和艺术新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丁井文不满足解放了老画家,还想着把史国良、郭怡宗、古干等年轻人吸收到创作组,请老画家传帮带。中国画创作组的工作正常开展后,井文先生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他重当附中校长,还当过美国画系主任。刘大为、马振声、杨力舟、杨刚等人,经他的手,在美院成为“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

他对美术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所以当选为中国美协第三、四届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4年3月5日,丁井文先生光荣离休。他一生乐于助人,离休后不再向学校和组织提任何额外要求,直到80岁还自己骑着自行车参加活动。他的儿子退伍后,想转业到美院附中工作,他不同意。女儿在空军司令部医务室工作,转业时他要托领导帮忙,他也没有答应。他自己的住房问题,多次谢绝文化部和美院的照顾,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才改善了居住条件。晚年他勤于作画,画花鸟画、梅花兰竹和麻雀图。黄永玉说:“井文先生画得一手好水墨,尤其是麻雀特别精彩……换了别人,早就自吹是‘麻雀丁’或‘中国画第一人’了。”

井文先生故乡情深。晚年他常对人说,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很好,但少数民族目前还缺乏人才。只有把人才培养好了多了,民族团结与经济繁荣才有希望。为此,他最后同亲属们一起,捐助数十万元,在老家闪拐村建起了一所民族学校。博爱县政府为纪念他热爱家乡的功德和深情,将这所小学命名为“井文小学”。

井文先生既是一个无比忠诚的老革命、老干部、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又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当代大贤。我有幸受教于他,他为我指点艺术和人生的双重境界,我将永远怀念他。

中越来越好,井文先生喜在心头,又利用自己的影响,请来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视察学校。也请“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为学生作报告,培养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953年,清代皇族后裔金镣考上了刚开办的美院附中,丁井文了解到她家庭困难,批准减免了她的学费。附中毕业之后,丁校长又亲自为她办理了上美院的助学金。3年后,她的弟弟金连经也是通过上附中再上美院,校长也一样为他办理助学金。如今,姐弟俩因艺术贡献突出,已分别是北京西城区的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常委。

现为中央戏曲学院教授的张秉尧,当年因为家庭困难,眼看无法上学,是丁校长热心相助,才顺利完成了附中和美院的学习。回忆丁井文,张秉尧总说:“丁井文校长就像父亲一样关爱我们,总是在困难的时候及时帮助我们。是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境遇,为我们铺下了通往成功的道路。”

1953年,已是中央美院毕业生的王学仲,响应学校号召要报名支边。这时,负责毕业生分配的丁井文同志找到他,说服他应该发挥自己优秀的业务专长,到大专院校任教。王学仲于是到天津大学艺术系工作。现在是知名书法家和文化大家,曾经任中国书协第二、三届副主席。

周思聪的爱人卢沉,当年报考中央美院附中,丁井文得知他是苏州美专毕业的,就建议他直接报考中央美院。后来,又指名要卢沉来附中任教。卢沉说:“是丁校长的一句话,让我节省了宝贵的四年时间。”这也充分证明了井文先生为“画坛伯乐”名不虚传。还有,前面说的张秉尧,是回族学生。他因为家庭困难,附中毕业要直接参加工作。丁井文校长知道后,语重心长地说他:“少数民族人才缺乏,你一定要上大学,为家乡和伊斯兰民族争光,怎么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到呢?”丁井文帮助他,他上了美院的雕塑系,现在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美术教授。丁井文倾心帮助学生的例子,数不胜数。

三年自然灾害中,1960年前后,群众食不果腹,在校师生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保障。作为校长,井文先生经常带头捐献粮票,并坚持在校和同学们吃一样的伙食。后来经过他八方协调,好不容易为附中的学生争取到每天早餐吃一个鸡蛋、加一杯牛奶的“特权”。至今有不少毕业于美院附中的画家和艺术家,提起尊敬的丁井文校长来,还脱口直呼“老爸爸”。他过八十大寿时,自己都忘记了,是当年的学生崔如琢出面在北京饭店预先订好了宴席,又和同学们一起到家里把老校长夫妇请到祝寿的宴会上,眼看满园桃李芬芳,丁井文先生高兴极了,一下子流出了激动的眼泪!

可是,“文革”开始后,井文先生作为“走资派”也曾受到过冲击,被“革命小将”贴大字报,架“喷气式”批斗。有一次,食堂于兆芳厨师实在看不下去了,手拿两把菜刀登台大喊:“丁校长是保卫过毛主席的老革命。毛主席说过丁是好人,谁批斗他,就是反对毛主席!”从此,井文先生少了许多迫害。

1977年春天,丁井文获得政治上的平反。不少人来家里为他祝贺,也有学生来道歉的,井文先生宽厚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犯过错误。搞运动嘛,错又不全在你们……”经受磨难的井文先生,把事情看得更淡了。

月色流苏

□ 古保祥

月悬于中天,纳闷且氤氲,她想送给人间以博大、清闲,成片的月光是她的馈赠,希冀用一种爱的方式播撒世人,世人皆朦胧,没有多少人能够明白一枚月的夙愿,虽然他们用无数诗歌颂了千载万年。

月是中秋的卷首,节日因为有了月而倍感妖娆、华贵,月代表着思念与团圆,本身就是一种愿望,聚少离多本是人生的常态,有谁能守着一轮明月终其一生?

月是最凄美的场景了,沿着这家走向那家,走向繁华,走向万家灯火。月闻到了人间烟火,有烟火的气息才是生命的征兆,这世间没有随随便便的瓜田李下。

小时候,灯少、人也少,车稀疏得要命,没有烟尘缭绕眼帘,最亮眼的莫过于乡下的月亮了。大而奇,俏而美,你在月下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伎俩,月不会怪罪,月是人间的使者,从来用慈悲的心肠面对着苍生。月知道你不容易,知道你要辛勤地劳作,明白你在无灯的岁月里,可以借一袖月光让书生意气挥洒。

月是有头发的,这是出于谁之口,早忘了,因为柳树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流苏挂在月梢,人约黄昏后是一种全新的意境。那时候的爱长久、痴缠,没有敢随便越出雷池,更不会借着月色随便偷窥别人墙头的风景,月不乐意,收敛起自己的光芒,你偷了,便是贼,人人皆可唾骂的贼。

为何人的记忆如此禁不起时间的敲打,为何人总怀念小时候的往事?是纯,

应,黄胄为他画的《群驴图》长卷,黄永玉的《荷花》,启功先生的书画,吴作人、萧淑芳夫妇的画,还有关山月的梅花等,不仅是看画,井文先生还一一细数与大画家们交往的逸事,也帮助我分析和鉴赏画家的风格与特长。谈话有时要持续到天黑才结束,每次我都觉得是上了一堂高级艺术鉴赏课。随着与井文先生的深入交往,经他的指点与引导,我也由书画爱好逐步提高艺术鉴赏兼收藏。久而久之,以至于鉴赏优秀的书画成了我业余生活里的唯一爱好,提高了自己精神生活的层次,丰富了人生的韵味与修养。目前,我虽然退休多年,可缘于爱好书画,日常生活自觉还很充实。

有一年冬天,我在拜访他与他长谈之后,婉转提出要请他吃顿饭,他说好啊,一点也没有推辞。但是,他说应该由他做东。我跟着他在老北京的胡同里转来转去,最后来到前门旁边的一家清真餐馆。一进门,他向熟悉的服务员要了两碗羊肉泡馍,然后落座等候又掰馍饼。他看我掰的大小不等不均匀,笑着说,一看你就是不吃泡馍的主儿!你这样掰馍,后厨给你的汤便不会讲究。接着我们都大笑起来。

随着交往和友情的加深,我逐渐了解了他的早年的历史,对他后来平静、亲和的人生修为方式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十分钦敬,这也直接影响了向我向他学习,在地方工作中遇事先替他人着想,决策的时候,应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方法及工作思路。

按说,井文先生是老革命、老前辈了。他年轻的时候当过乡村教师,后来为抗日报国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在延安,是“鲁艺”美术系第四届的35名学员之一。这个时候,他开始使用“劳工”的艺名,意思是,要做劳动人民之中的一个辛勤的园丁。到了中央警卫团,毛主席还表扬他用这个艺名意思好。后来在西柏坡,他是内卫连的指导员,也就是古语说的“御前侍卫长”了!但他始终有颗朴素和平凡的赤子之心,北平解放,党中央机关一进京,新中国成立在望,他就明确要求回到自己挚爱的美术界,并从事美术教育到最后。

当初,小小年纪就离开了生身父母,故而井文先生一直无法弄清楚自己的确切年龄和出生日。于是,他干脆把自己入党日子,1940年的3月18日这天,视为自己的出生日。1953年,在徐悲鸿校长的规划下,中央美院附中创办了,丁井文出任首任校长。他白手起家办学,经过缜密思考,还提出“小盆栽大树”的教学与艺术设想。他打个比喻说:“附中在首都北京,是中央美院下属的唯一的中等美术学校,相对于美院来说,类似一个不大的花盆。我们就是想想办法,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美院和全国的美术界培养出一棵棵参天大树来!”为了撑起中等美术教育的一片新天地,井文先生从建校初期的基建到招生工作,从学生的学习到食宿,甚至夜间检查宿舍为学生盖被子,真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护花园丁。随着附中的教学逐步提高,一方面,他积极为大学和美术界推荐附中的艺术拔尖人才;另一方面,请来了著名美学家王式廓、何海霞、蒋兆和、艾中信、吴作人、叶浅予、傅抱石、宗其香等人,来附中授课开讲座;还组织带领学生走访大师齐白石、陈半丁等人,并为刚刚调来北京的青年画家黄胄,在附中安排了绘画工作室。附

时,10个手指或10个脚趾都萌着绿叶子。最佳的染甲时间应该是黄昏后。那时大家不再走动,睡前须将手指或脚趾露在单子外,免得碰掉。一夜之后,指甲在黎明前就红了。指甲是学着曙光的样子来的。它的果实是小布袋般的形状,一袋一袋,悬在风中摇晃,只有偶尔从下面路过的天牛、瓢虫之类的昆虫,能听到里面装满的是什么声音。

果实开始由绿变黄。忽然,有一天不打招呼,在瞬间炸开。果瓣弹裂卷曲,种子弹出,悄无声息地散落一地。这守不住的举动让它乡村又落下另一个小名——“急性子”。耐不住性子呀,仿佛急急等着出嫁似的跳出闺房。这种结果让我得去数籽而拾。褐色的。一、二、三、四。一颗颗光泽新鲜,像那时夏天,上小学时带的一包一包防中暑的“人丹”。

这时的时间大概是9月。秋风乍起。我母亲生前还给我说过一个偏方,用透骨草(也就是凤仙花)的全棵搓揉熏洗,可治关节风湿痛。那年夏天她还有这病。我就着意,留下了许多棵凤仙花的全草。

母亲生前,每年在院里都要播许多时令花草,其中一种就有“小桃红”。如今,天上人间,恍如隔世。

那个年代,北中原故乡有多少女人是同这种小小的红花一起生长的?我不知道。她们花开,花落,梦想,梦落。由少女长成母亲。最后,一棵棵也成“小桃红”的魂了,红红的遗落大地,在我的北中原。

“女人花,消失在红尘中,女人花,转眼已成空”。多少年后,在一个城市的暮晚,我坐在风中,听到梅艳芳是这样唱的。我听着一觉得有一点像是说我北中原故乡的凤仙花们。她们的小名都叫桃红。

素颜芬芳映桃李

——记丁井文先生

□ 孟祥堂

癸巳蛇年,公元2013年,是丁井文先生为首任校长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创办60周年,且是他辞世10周年。又是我识先生、有幸从他学习书画艺术鉴赏并交往近30年。适逢重阳登高怀古,禁不住我要回忆往事,从头叙说这位家乡人和社会尊敬的老革命、热心献身人民美术事业的“画坛伯乐”。

1912年3月,丁井文先生出生于河南省博爱县内拐村的一个回族家庭。丁姓是当地回族大姓,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颇有名望的阿訇。先生自幼随着在信阳做生意的祖父生活,从小就喜爱绘画,后来远到省城开封求学,和魏紫熙等人同学,1933年毕业于河南艺术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原、郑县和信阳等地当教师,做美术教员。抗日战争爆发后,25岁的丁井文毅然投笔从戎,到竹沟参加新四军属下的抗日游击队,翌年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入“鲁艺”学习后,他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积极画宣传画,画“朱毛”领袖像,画连环画《张思德》等,受到上级关注和好评。不久被选调到中央警卫团,参加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重要工作。1948年在西柏坡,他晋升并担任了中央警卫团内卫连指导员,直接负责毛主席等领导的贴身保卫工作。但是,由衷喜爱美术的丁井文先生,于北平和平解放后,便要求重返美术界,为开拓人民美术事业服务。后经组织安排,便和诗人艾青等人一道,作为军代表,负责接管中央美院前身的北平艺专。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丁井文先生先后出任美院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等,后来又奉命创办中央美院附中,并长期担任校长。从此,他把自己的大半生无私奉献给了美术教育事业,精诚团结老一代画家、教授,广育桃李,超拔先进,培养了许多美术人才,从而被誉为“画坛伯乐”和中央美院的“艺坛元勋”。

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我还在博爱县工作,开始对这位有着传奇经历、在京城享有大名的前辈贤贤了解并不多,仅限于豫北名宿林化南先生的讲述,还有《博爱县志》里的简记。而后来慕名去拜访他,真正见到他本人时,第一印象也貌不惊人,其时井文先生已年逾古稀,大个子,看人看物总是眯着眼睛。他位于中国美术馆后面之“丁府”的寒陔,更是出乎我的意料。他的住处,是一座已经被分割过的旧式大院,进门穿过一个很暗的半截小胡同,偏院里面,由自成一体的老房子为家,窗前的一棵枣树占据了大半的空间。老房子里面,除了自然摆放的旧家具、床铺以外,就是随意地摆着的书籍资料,但墙上多挂名家字画。主人淡定沉稳,衣着朴素,没有常见的文化人或老干部的那种派头,看上去倒像一位退休的工友。和我交谈,他的话也不多,一句是一句,丝毫不提当年在中央领导身边的事,也没有抱怨现实,谈话多问及家乡,流露出游子思乡并关心家乡建设的殷切之情。

第一次见面,井文先生朴实忠厚、平易近人的感情与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近30年的忘年之交。

随后,每次见面,井文先生的第一句话总是:老家的“画迷”又来了!

随着交往益深,再去拜访他,他都热情地将其收藏的名家字画拿出来,让我仔细观赏。如李可染、陆俨少的山水,李苦禅的雄

小桃夺目红

□ 冯 杰



(本报资料照片)

就是说凤仙花。还有一个小名,我们称它为“小桃红”,像个乡下女孩的名。这是“女人花”。姥姥、母亲,故乡的女人,她们在生命里都栽种过,植在瓷盆中,旧碗里或乡村闲置不用的木马槽、石猪槽。花的位置多固定在墙头、影壁墙或糊满绵纸剪花的窗下。

我们那里生长的凤仙花,出场的颜色有雪白、粉红、紫红、深红、桃红。母亲说过,还有一种淡蓝的。我终没见过。

在北中原,乡村凤仙花除了悦目,还有赏心。最大的用处属于“乡村的化妆工具”,可以包红指甲。在那个贫朴的乡村年代,在一个个乡村少女梦中。

我姥姥是这样教我的姐姐包指甲的:采摘盛期最鲜艳的花朵,放在酒盅里捣成浓浆。最好加上一捏白矾,这样可以不褪色。揉一团放上需染的指甲盖上,待稳定后,再掐几叶菜架上现成的鲜梅豆叶子,裹好,缠上细线。一

